

LA LITTÉRATURE EST UNE
AVENTURE POÉTIQUE

文学，
是诗意的历险

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对话录

许钧 勒克莱齐奥 等 / 著

许钧 / 编

Xu Jun et Jean-Marie Le Clezio's La Littérature

© 译林出版社

LA LITTÉRATURE EST UNE
AVENTURE POÉTIQUE



文学，
是诗意的历险

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对话录

许钧 勒克莱齐奥 等 / 著

许钧 / 编

许钧 张璐 施雪莹

范舒扬 杨珮艺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是诗意的历险: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对话录 / 许钧, (法)勒克莱齐奥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447-7524-3

I.①文… II.①许… ②勒… III.①文学创作-文集 IV.①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6602号

文学,是诗意的历险: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对话录

许钧 勒克莱齐奥等 / 著 许钧 / 编

许钧 张璐 施雪莹 范舒扬 杨珮艺 / 译

责任编辑 王理行
装帧设计 胡 彪
校 对 孙玉兰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 页 4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24-3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A Paris, le 18 septembre 2018

Attestation

Je, soussigné J-M Gustave Le Clézio, atteste que je donne l'accord à la Maison d'Édition Yilin, Nanjing, Chine, de publier *Le recueil de textes en chinois des entretiens de M.Xu Jun avec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rédigé par M.XU Jun).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signature)

授权书

本人为让-玛利·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授权位于中国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出版由许钧先生主编的《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对话录》。

让-玛利·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

2018年9月18日于巴黎



许钧与勒克莱齐奥在南京大学

我所认识和发现的勒克莱齐奥

——代引言

许钧

“在夏日的灼热里，在这碧蓝的天空下，她感到有那样一种幸福，那样一种盈溢了全身，简直——叫人有点害怕的幸福。她尤其喜欢村庄上方那一片绿草萋萋的山坡，斜斜地伸往天际。”

这段文字出自勒克莱齐奥的小说《流浪的星星》，是袁筱一译的。拿莫言的话说，袁筱一的翻译很出色，很传神，能让我们感觉到原作生命的律动。确实，勒克莱齐奥的文字原本就是波澜不惊，却又隐隐地显出空

灵、恬淡与诗意。在中国读者与勒克莱齐奥特殊的缘分之中，当我们与这样的文字相遇时，我们心底最柔和的地方会漾起一丝涟漪。

初次接触勒克莱齐奥的作品，是在1977年。那时我还在法国留学，读到他的成名作《诉讼笔录》，荒诞的气氛、深远的哲理寓意和新奇的写作手法，尤其是书中那个看似疯狂却异常清醒的亚当，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1980年，勒克莱齐奥的《沙漠》问世，获得了法兰西学院设立的首届保尔·莫朗奖。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林森先生得到此书，与我分享。就写作方法而言，《沙漠》与《诉讼笔录》有明显差异，小说主人公拉拉与亚当也呈现了不一样的面目。我仔细阅读《沙漠》，写了一万余字的故事梗概，试译了近两万字，郑重推荐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这部作品的中译本问世，书名为《沙漠的女儿》。这部小说故事乍看上去不是特别吸引人，但仔细品味后，让人觉得其中别有深

意。书中勒克莱齐奥把非洲大沙漠的荒凉、贫瘠与西方都市的黑暗、罪恶进行对比和联系，把那里的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与主人公拉拉反抗西方社会的种种黑暗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不仅在布局谋篇上显出匠心，而且非常有思想深度。在1980年代初，我们选定这样一部作品来翻译，一方面诚然和小说对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意识形态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深深地折服于小说的文学魅力。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通过法国伽里玛出版社与勒克莱齐奥取得了联系。他不仅细致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还为我们的中译本写了序，为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表示感谢，并在序中就小说主题作了精要的解说。

再度与勒克莱齐奥结缘，是在1992年。这一年，我译的《诉讼笔录》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作为勒克莱齐奥初期作品的代表，在形式上与1960年代法国兴盛的新小说派有类似的追求和革新，但不同的

是,他没有在对形式的过分追求中忽视思想的表达。书中主人公亚当·波洛离家出走,“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在世人眼中,他只是一个终日无所事事,在海滩上、在大城市中流浪的人,最后因在大街上发表“怪诞”的演说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而送入精神病院,与世隔离。《诉讼笔录》从亚当原始化、非人化、物化的奇特感觉方式出发,准确地表达了亚当对现代文明强烈的逆反心理,从而也体现了作者对这种文明的深刻反省。可以说,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倾向和对现代社会过度物质化的激烈批评。

《诉讼笔录》中文版出版一年后,我与这位神交已久的法国作家终于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缘。1993年,法国驻华大使陪同勒克莱齐奥夫妇来南京与我会面,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谈他的作品,谈翻译。他对我非常支持,不仅认真解答我提出的问题,还予以我极大的信

任。后来，他每有新的作品问世，都会第一时间寄给我，如我指导的研究生袁筱一、访问学者李焰明翻译的《流浪的星星》《战争》都是他寄给我的。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我颇为感动：“你翻译我的作品，就等于参与我的创作，我给你一定的自由。”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翻译理论出身的学者，听到自己欣赏并译介的作家对于自己的翻译活动如此尊重和信任，我内心的那种欣慰和感动难以言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了一个近乎神圣的使命——让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再生”。

从1983年勒克莱齐奥的作品中文版首次为国人阅读开始，到200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之间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他的作品始终以其严肃的文学追求和坚守的人文立场在中国文坛上受到好评。2008年1月，他获得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获奖作品是他的《乌拉尼亚》。在致中国读

者的信中，他说：“我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正是在那时，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决定给那个国家取个天上的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我们因此排解了不少忧愁。几年后，在墨西哥的米却肯州生活时，我发现一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庄……采用的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那是一次建立理想社会的尝试，致力于消除等级与贫富差别，使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展现各自的手艺和学识。当然，那个乌托邦最终落空了。但是，米却肯州的印第安人依然怀念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抗着在美国影响下的现代社会无节制扩张的资本主义势力。正是这种经历使我萌生了写一本现代版《乌托邦》的想法……我并不想借此批评当下的墨西哥，也没有给我的小说赋予什么社会意义。我仅仅希望通过这本书，使那曾经给哥哥和我以勇气，帮助我们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的幻梦获得重生。”我之所以长篇引用勒克莱齐奥的这

段话，还是缘于一种感动，感动于作家内心不灭的理想之光。是的，勒克莱齐奥是一个批判者和反思者，他把批判转化为对孩童心灵一般脆弱的灵魂的关注，让这些最易受伤的灵魂用最细腻的感触来言说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对公正的向往，这貌似无力的背后，深藏的是怜悯的无限力量。

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用“新的断裂、诗意的冒险和感官的狂喜”来形容勒克莱齐奥的文学历险及其作品的诗学特征。对此，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从精神追求上看，我认为勒克莱齐奥实际上继承了拉伯雷以来法兰西作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传统。2002年1月，我有机会向瑞典学院推荐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就推荐了勒克莱齐奥，其中一条推荐理由就是，勒克莱齐奥继承了法兰西的人文主义传统，关注弱小生命，关注他们的灵魂与命运。除此之外，还在于他对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批判，对文学有着独特的追求，远离

商业，在纯文学创作中体现了对美的向往和真的揭示。如今，我还想加上一条，那就是他以清醒的意识，关注他者，关注失落的文明，关注人的存在。这一点，或许称不上伟大，但却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清醒的作家，一个严肃的作家，一个有担当的作家，一个对人类命运有着独特理解的作家，一个在冷静中不断思考与探索的作家。

记得在2008年1月28日，在南京的我与在北京的勒克莱齐奥通话，祝贺他获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在通话中，我还谈到他迟早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很平静地回答：“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写作，要写好。”他还说：“我努力地在写作，至于获不获奖，不是我所关心的。”这就是勒克莱齐奥的想法。对他而言，存在的意义就是写作：我写作，故我在。

2008年10月，勒克莱齐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给我来信，与我分享他的收获。他告诉我，为了躲避

媒体的采访，他到了英国一个偏僻的小地方，静静地读书与写作。在这一年的11月初，我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访问，希望在巴黎与他见面。11月26日，他从毛里求斯回到巴黎，28日下午我们在巴黎大学街勒诺克斯旅馆的酒吧见了面。这一天，我们谈了许多，谈他的创作，谈他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也谈他对写作的看法。这次谈话，我录了音，根据录音，我整理成了法文文本和中文文本，前者发表于国际勒克莱齐奥研究会会刊《勒克莱齐奥研究》2014年总第7卷上，后者蒙聂珍钊先生推荐，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上。

2011年5月，上海书展组委会通过出版界的朋友找到我，想邀请勒克莱齐奥先生出席2011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开幕式并致辞。作为中国多年的老朋友，他欣然接受，于8月中旬来到上海，参加了8月17日的开幕仪式，讲了话，后又发表了题为“都市中的作家”的公开演讲，出席了他的作品朗诵会。朗诵会特别生

动，勒克莱齐奥、作家毕飞宇、翻译家袁筱一，还有我，我们一起畅谈文学与写作。三天后，他来到南京大学，接受了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了公开演讲，题为“书与我们的世界”。那天，南京大学知行楼报告厅内外都挤满了老师、学生，还有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赶来的学者。他的演讲很动情，听众的反应很热烈，演讲后的交流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年之后，是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勒克莱齐奥怀着对南京大学的美好祝愿，应邀再次访问南京大学，参加南京大学110周年的校庆活动，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栽下了一棵红枫树。树在生长，勒克莱齐奥与南京大学的友谊也在不断加深。2012年，勒克莱齐奥接受了南京大学的深情之邀，加盟南京大学，成了南京大学的教授，成了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收了他这一辈子的第一个博士生，一个他特别欣赏的学生。从2013年开始，他每年秋季为南

京大学本科生开设一门通识教育课，四年中讲了四门不同的课程：“艺术与文化的非线性阐释”“文学与电影：艺术之互动”“守常与流变——世界诗歌欣赏与阐释”“叙事的艺术：小说的诞生与演变”。勒克莱齐奥在南京大学教学期间，我有机会为他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与中国作家的交流。比如，他与莫言进行了三次对话：一次是在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他和莫言谈文化的交流与精神的相遇；一次是在孔子的家乡，在山东大学，他和莫言谈文学与人生，那次他还在莫言陪同下，去了莫言的家乡高密，见到了莫言九十多岁的老父亲；一次是在浙江大学，他和莫言参加了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一起谈文学，谈教育。勒克莱齐奥与余华、毕飞宇、方方、杜青钢也有过对话，我都在场，也都有参与。这些年来，我和勒克莱齐奥有很多交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冬天，他和夫人，还有好友毕飞宇，一起到了我家乡，看望我年迈的父母，看我

出生的地方。

如果从1977年开始算起，我跟勒克莱齐奥已有40年的交情了。在我跟他的交往中，总有一些新的发现。

我首先发现，勒克莱齐奥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无论从他在中国的公开演讲，还是从他的小说里，都能看到，他对儿时读的那些书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那些书有着启蒙的特质，应该说是他精神成长的起点，也成了他后来写作的根基。六十多年过去了，读过的书仍然留存在他的记忆中，并不断地生成为一种力量。他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小时候的阅读，比如在《寻金者》中就有他对小时候阅读的诗意叙述。我在跟他的交往中，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在他随身带的包里，基本上就两样东西：一样是书，另一样是他在写的东西，就是他的手稿。他每一次写小说，首页都要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写上：My soul(我的灵魂)，Ma vie(我的命)。他把他的写作看成他的灵魂他的命，所以他无论到什么